

##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角下《高兴》英译研究

兰 洋\*

天津大学 天津

**【摘要】** 贾平凹的文学作品《高兴》生动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风貌。其英文版《高兴》由英国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进行翻译。翻译本身是一种伦理行为，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特定意图的一种主观且积极的伦理活动。在翻译伦理研究中，荷兰翻译理论家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总结并提出了翻译伦理的五个基本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和承诺伦理，为翻译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探讨《高兴》及其英文版《Happy Dreams》中伦理模式的体现，旨在探讨译者在语言转换中的翻译选择，以深化对翻译活动的理解。研究发现，韩斌的翻译有效地保持了对原文的忠实，满足了目标读者和客户的需求，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有助于规范认知，并体现了优秀译者的专业责任。从翻译伦理角度进行的翻译研究可以更客观、全面地从多角度评估译者的翻译选择，并为优秀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研究提供实践和探索。

**【关键词】** 翻译伦理；《高兴》；《Happy Dreams》；安德鲁·切斯特曼

**【收稿日期】** 2025 年 6 月 3 日

**【出刊日期】** 2025 年 7 月 3 日

**【DOI】** 10.12208/j.ssr.20250261

###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appy Drea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esterman's 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

Yang La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Abstract】** Jia Pingwa's literary work *Gaoxing* vivid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contemporary China. Its English version *Happy Dreams* is translated by Nicky Harman. Translation itself is a kind of ethical act, which is a subjective and active ethical activity to realize specific intention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ethics, Dutch translation theorist, Andrew Chesterman summarizes and presents five fundamental models on translation ethics: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ethics of service, ethics of communication, norm-based ethics and ethics of commitment, which provides a feasible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ethics. This study adopts Chesterman's 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 a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explores the embodiment in *Gaoxing* and *Happy Dreams*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choices in language conversion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t is found that Harman's translation effectively maintains the faithfulness to the source text, meets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target readers and the client, promot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helps standardize cognition with norms, and assume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a good translator. It can be seen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ethics can make a more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multi-persp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choices, and carry out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for the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excellent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Translation ethics; *Gaoxing*; *Happy Dreams*; Andrew Chesterman

---

\*通讯作者：兰洋

## 1 概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聚焦和反映当代历史、社会、文化风貌的文艺创作。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及他笔下描绘的发展过程中的陕西社会现实开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于2007年出版的小说《高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风格,讲述了农民工刘高兴在陕西西安努力谋生的生活,展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难忘的农村故土、村民之间的情谊、对城市的向往等方面的思考。

向世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现当代中国文学作为反映当代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特征的文艺创作,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贾平凹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其作品《高兴》的英文版由英国汉学家韩斌翻译,于2017年由亚马逊出版社首次出版。

本研究以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研究视角,聚焦再现伦理、服务伦理、规范伦理和交际伦理,通过对比分析原著《高兴》和韩斌英译本,探讨译者在做出翻译选择时如何履行其责任,使读者了解译者如何实现再现原文、满足目标语读者期望、在跨文化和跨语言交际中达成交际功能以及遵循与目标语文化相符的标准等目的。

## 2 国内外翻译伦理研究现状

针对国外的翻译伦理发展研究,翻译伦理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贝尔曼(1984)引入了翻译伦理的概念,挑战民族中心主义观点,强调尊重原文的文化和语言,倡导“接受外来文化为外来文化”。皮姆(1992)<sup>[1]</sup>认为翻译伦理是一种职业关注,译者逐渐从匿名状态转变为建立专业身份,强调责任是翻译伦理的基础。韦努蒂(1995)<sup>[2]</sup>提出对异同翻译伦理的讨论,强调在翻译中登记外来文化的异质性有助于文化创新和变革。切斯特曼<sup>[3]</sup>致力于翻译伦理的分析,提出了“译者能力是社会定义的,而非语言定义的”观点,其于2001年发布的一篇名为《提议以神灵名义宣誓》的文章中综合前人研究,并提出了五个基本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承诺伦理和规范伦理<sup>[4]</sup>。

针对国内翻译伦理研究,许钧(1998)是国内较早提出翻译伦理观念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任何翻译方法的采用都受到伦理考虑的制约。王大智(2005)着重回顾和分析了伯曼、皮姆、韦努蒂等人的翻译伦理学理论,突出了国内翻译伦理学研究的方向<sup>[5]</sup>。吕俊和侯向群<sup>[6]</sup>(2006)在《翻译学——翻译研究的建构主义视角》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翻译伦理。胡庚申(2014)<sup>[7]</sup>主张将翻

译伦理回归到译者的视角,强调从译者中心转向译者责任。上述学者都将翻译伦理理论引入了中国<sup>[8]</sup>。

### 3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视角下《高兴》英译案例分析

在对国内外翻译伦理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之后,采用切斯特曼翻译伦理五大基本模式为理论指导,重点对《高兴》英译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高兴》文本的中英对比,笔者将从两本书中寻找例证,探讨译者的翻译选择是否体现了切斯特曼的翻译理论。

#### 3.1 再现伦理

再现伦理意为“准确地表示源文本,或源作者的意图,不增加,省略或改变任何东西。”(p.139)也就是说,在语言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对原文的语法、风格、语义进行改动,需要一比一还原译入语原文,需要再现原文描述的风貌和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译者主要通过直译的方式真实再现角色人物形象和地方饮食特色。

ST: 我的钱是拾破烂一分一分钱攒的,而孟夷纯收下钱后,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了……(贾平凹,2007,p.255)<sup>[9]</sup>

TT: I loved her. I'd made my money, cent by cent, as a trash picker, and her accepting it drew us closer together. (韩斌译,2017,p.265)<sup>[10]</sup>

对于中文里常用的“一分一分”这类表述的翻译存在共性。在中文语法结构中,“一”是数词,表示一个具体的数目,而“张”和“分”是量词,分别代表特定的度量单位。在英语语境中,并没有与中文里“一分一分”完全对应的准确表达模式。然而,译者并未采用英语中常见的表达方式,而是选择传达并再现原文的语言结构,使用“cent by cent”将中文生动地转化为英文。一方面,这样的翻译不仅让文本可读性强,还描绘出了一幅动态的画面,译者借此实现了语义和语法的双重再现。另一方面,它也再现了小说中对人物的刻画,传达出刘高兴努力赚钱的特点。

ST: 我们就吃了一顿羊肉泡馍,还买了一瓶烧酒,喝得头重脚轻。(贾平凹,2007,p.147)

TT: So we had a meal of mutton paomo soup and a bottle of shaojiu spirits, and we ended up tipsy. (韩斌译,2017,p.156)

译者始终致力于在译语中精准再现原文的文化特质。以韩斌对饮食相关内容的翻译为例,我们不难发现,译者肩负着双重重要使命:既要确保小说中的饮食文化在译作中得到充分呈现,又要兼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泡馍”和“烧酒”的翻译均采用了音译法。这

些具有陕西文化特色的美食承载着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内涵。在翻译过程中,韩斌并未采用异化策略,将这些食物翻译成贴近目标语读者饮食习惯的词汇,而是选择用斜体拼音进行翻译,这种方式在目标语中保留了异域文化的他者性,这不仅让目标语读者容易理解,还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殊性。

### 3.2 服务伦理

目标语服务模式强调,译者需要满足客户的期望与要求,并协调目标语读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此模式下的翻译实践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

原文(ST): 这想法我说不出口,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贾平凹, 2007, p. 49)

译文(TT): I didn't bother telling all this to Wufu. Ideas like this were much too high-flown for him to understand. (韩斌译, 2017, p. 51)

汉语中的成语包括四字格固定短语、谚语以及歇后语等。这些成语的语义理解起来颇有难度,就连中国人也很难领会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分析哈曼的翻译,对于探究译者是否满足客户和目标语读者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燕雀焉知鸿鹄志”是一个七字汉语成语。该典故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史记》,指的是见识短浅的人无法理解志向远大者的抱负。“鸿”和“鹄”是不同类型的鸟。考虑到既要尊重原文含义,又要降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难度,译者在实际翻译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该成语的含义融入小说的情节之中。韩斌认真思索后认为,五富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对于这样深刻的道理他很难理解。随后,她又权衡了目标语读者的文化障碍,觉得逐字直译不可行。鉴于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韩斌的译文既满足了客户的需求,也考虑到了目标语读者,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习惯与要求。译者注重维护译者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关系,兼顾目标语的翻译需求,体现了服务伦理模式。

### 3.3 交际伦理

交际伦理模式将译者置于跨文化交际的中心位置,以促进相互理解。该模式强调促进两种文化之间互利合作的重要性。译者作为中介者,推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确保不存在割裂,而是实现包容且互惠的互动。

原文(ST): 五富说: 要么村长霸占你老婆哩,你早早给你戴绿帽子么!(贾平凹, 2007, p. 57)

译文(TT): Wufu just joked that it was Eight's fault the village head was screwing Eight's wife. He'd put the cuckold's green hat on himself. (韩斌译, 2017, p. 60)

从文化角度分析译者的翻译行为,能更好地体现其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平衡。韩斌将“绿帽子”译为“cuckold's green hat”,促进了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中,“绿帽子”是用于描述伴侣不忠的侮辱性说法。若直接译为“green hat”,目标语读者将无法理解其真正含义,可能会将其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绿色帽子,从而产生困惑并跨越文化界限。若译为“cuckold”,虽传达了“绿帽子”这一俚语背后的文化内涵,但缺乏跨文化交流的互动性。

在此例中,译者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征,又传达了不忠的含义。这有助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超越文化障碍,推动跨文化交流。通过这种公正的翻译,译文被目标文化接受,同时与源文化保持联系,体现了交际模式。

原文(ST): 旁边的乡政府干部解释说,一日就是一天,一天就是一日。老农说,噢,一天一日我还行,一日一天不行了。(贾平凹, 2007, p. 358)

译文(TT): The official asked how he passed the day. “The old peasant didn't understand his accent, so he thought he'd said ‘pissed,’ not ‘passed.’ He said, ‘Just one piss a day, not a whole-day piss!’” (韩斌译, 2017, p. 376)

韩斌不仅从文化层面进行了跨文化交际,还从语言层面参与了跨文化合作。原文中的“日”是一个谐音词,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政府官员好奇农民每天是如何度过的,而农民却将其理解为对性行为的描述。译者考虑到了原文的语言特点,将“日”分别译为“pass”和“piss”,保留了原文的语言特质,并生动地突出了未受教育的农民粗俗的个性。译文在符合目标语文化的同时,充分表达了原文的含义,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 3.4 规范伦理

基于规范的伦理强调,翻译应在目标语言文化导向和主流价值观规范的引导下流畅进行。译者应在翻译习惯、话语模式和经济考量等因素的影响下开展翻译活动,避免让客户和读者感到意外。

原文(ST): 门卫深深吸了一口,闭上眼睛很是享受,然后浓烟从鼻孔里往外喷。(贾平凹, 2007, p. 73)

译文(TT): The man inhaled deeply, shut his eyes and savored it, then snorted a dense cloud of smoke out through his nostrils. (韩斌译, 2017, p. 79)

在本例中,原文是一个流水句,整个句子的主语是正在吸烟的门卫。韩斌的译文遵循了目标语言的阅读

导向。她明确了原文中主语的动作逻辑，将“吸”、“闭”、“享受”、“喷”分别译为“inhaled”，“shut”，“savored”，“snorted”，用动词连贯地表达了门卫的动作。译者简化了汉语中复杂的描述，避免了在目标语言中让读者感到意外，从而创造了一种平衡且全面的译文。

### 3.5 承诺伦理

承诺伦理强调译者对翻译这一专业实践的奉献精神。译者有责任确保翻译质量。这种模式受到上述四种模式的影响，并体现在一份可能作为伦理翻译保障和承诺的誓言中。

原文(ST)：我不怪罪她，只是满怀激情地去看她，走时心里像塞了一把乱草。

凶案几时才能破呀？（贾平凹，2007，p. 327）

译文(TT)：I didn't blame her, and I stay passionate about going to see her. The trouble was that every time I left her, I felt as if someone had stuffed a handful of weeds into my heart. *When would the murder ever be cleared up?*

（韩斌译，2017，p. 340）

与中文读者相比，英文读者更习惯于理解结构更短、更清晰的句子。在英语中，较长的复合句或流水句可能显得难以理解。韩斌将第一句话拆分成两部分并译成英语，对每个句子都把握得很好，能够简洁地传达完整的意思或形象，从而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遵循了她的职业道德。

译者还对原文进行了重新编排，将两段合并为一段，使情节更加紧凑，符合目标语言的价值观念和阅读习惯。她在译文中创造性地使用斜体来表达刘高兴的心理状态，这也便于目标读者理解。这些创造性的翻译技巧体现了译者的承诺模式。

### 4 总结

本研究在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框架下，对贾平凹小说《高兴》及其英译本进行了学习和探讨。研究分析了译者韩斌在翻译活动中，如何应对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面临的复杂伦理挑战。

通过对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承诺伦理以及基于规范的伦理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韩斌的译

文有效地保持了对原文的忠实性，满足了目标语读者与客户的期望，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有助于规范认知，并致力于在中西方读者之间开展专业的翻译实践。本研究强调了译者在平衡伦理困境中的作用，突出了在多样化的翻译情境中，伦理考量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

### 参考文献

- [1] Antoine, Berman.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M]. Paris: Gallimard. 1984.
- [2] Anthony, Pym. *Translation and text transfe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 *Targe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2, 6(1), 95-97.
- [3]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4] Andrew, Chesterman, A.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The Translator*, 2001, 7(2), 139-154.
- [5] 许钧. 论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8, (03): 51-56.
- [6] 王大智. 关于展开翻译伦理研究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2): 44-47.
- [7] 胡庚申.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 *中国翻译*, 2014, 35(01): 29-35+126.
- [8] 吕俊, 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 [9] 贾平凹. *高兴*[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
- [10] Nicky, Harman. *Happy Dreams*[M]. Seattle: Amazon Crossing. 2017.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